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 第七回 希壞榮河廳獻瓦 受屈勒關吏投繯

世間財色渾無數，有個難貪處。王章三尺九重天，更一生辛苦。載寶藏嬌，精神如許。看年華幾度，鬢濃鬚黑白頭來，悔恨終無補。

再說烏必元定于三月三日迎娶媳婦，衙中結綵張燈，肆筵設席。溫家亦復如是，並邀請一班女客陪送。先期二日，請了施家母女、史大姘子、蘇家母女來看發嫁妝。陸續到齊，各人見過，史氏命惠若見了婆婆。四個少年姊妹格外殷勤，情投意合，一群兒同到後樓。這阿珠、阿美還是生疏，那施小霞十分熟溜，而且風流倜儻，口角出尖，更有許多取笑之話。素馨妝著嬌羞，應酬諸位，只是見了二蘇，未免又轉念到笑官身上，幸得笑官卻未曾來。他已在烏家多時了。

溫家嫁妝到來，他也無心觀看，同著岱雲的一班少年朋友，急意吃喝，調笑頑皮。你說那幾個？一個叫做時邦臣，本係蘇州的告老小官，流寓省城，開一片時興古董鋪，會唱幾套清曲，彈得一手絲弦。一個名喚施延年，他父親係關部口書，自己卻浮游浪蕩。一個竹中黃，一個竹理黃，乃父原任菱塘司巡檢，婪贓發覺，瘐死監中，二子無力還鄉，幫閑過日。一個叫做曲光郎，杭州人氏，一字不識，硬充沙包，已失館多年了。這五位都是賭博隊裏的陪堂、妓女行中的篋片，一見笑官，認定他是個道地阿官仔，各盡生平伎倆盡力奉承，笑官也就認做他們是有趣朋友，只談笑到晚上方纔散去。岱雲約他們迎娶之日一定要來，這些人無不「謹尊臺命」。

笑官也要告辭，必元父子再三留住，說要過了三朝方可回去。必元親送至內房安歇，叫家人退出，喚那當差的老舉上來遞茶，笑官也吩咐自己家人回避。必元握手私語道：「弟有一事奉求，未知允否？」笑官道：「老伯有何見諭？」必元道：「小弟這個苦缺，近來越發苦了，用度浩繁，所入不供所出，近又為著小兒親事用了許多，目下實難措手，可好懇世兄的情，暫借銀三百兩，待冬間措置奉還。」笑官道：「這事容易，老伯要用，明日著人取來就是了。」必元打恭致謝，又說：「蝸居簡褻，世兄暫宿幾宵，這丫頭也雲，頗覺伶俐，叫他伺候便了。」笑官道：「老伯請自尊便。但是小侄不安。」必元道：「忝在通家，何須客套。」說罷，告辭而去。

那也雲便上前脫靴扯襪，解帶寬衣。笑官只道他是烏家的丫頭，不好意思調笑，即上床睡下。誰知也雲替他蓋好被服，便關上房門，脫了衣衫，挨身入被。笑官還未動手，他倒一手勾住頸頂，一手竟摸至下邊。笑官正是養足之時，況且年紀又大了些，又服了許多藥物，也可稱三日不見，刮目相待之士了。

一番雲雨，兩意酣恬。也雲更有擅長獻媚之處，笑官反覺得未曾經，問他道：「你是那裏人，在這裏幾年了，伏侍那一個的？」

也雲道：「奴是香山縣人，去年到省。向在船上，今年正月進府當差，伏侍他家小姐的。」笑官纔曉得他是個老舉，因問道：「他家小姐多少年紀，性情怎樣的？」也雲道：「他纔十四歲，性情和順，像有點憨的。」笑官假著他臉說道：「你若能撮合小姐與我一會，我送你一百圓花錢。」也雲道：「這有何難。他從前看見了你，像有思慕的樣兒。我明日同他到園，你在白衣閣下守候。這裏忙忙碌碌的，那個走到後邊來，怕他飛上天去？」笑官大喜道：「你怎麼這樣知趣！」一頭說，下面又已然翹然，著實奉承一回，方纔睡去。

次早起來，笑官叫進蘇邦：「到銀鋪中去支銀四百兩應用。」

不一時，蘇邦取到。那烏家這日忙忙的請客待媒，笑官請進烏必元來，交付過了三百銀子，說道：「還有句話裏過老伯：承情留住幾天，小侄怎敢違拗，只是外面客多熱鬧，小侄最怕應酬，不知可好不去奉陪否？」必元道：「橫豎得罪世兄，既是尊意如此，自然遵命，另送酒席進來。」笑官道：「那個不必費心。」必元袖著銀子出去。也雲送上湯來，笑官遞與他一百兩銀子。也雲磕頭謝了，說道：「這湯是我在小姐房中做的。他問我送與那一個吃，我告訴了他，他說：『怪不得你昨晚一夜不來。』大約過了午後，我同他到園中去罷？」笑官道：「須要隨機應變，不可露一些圭角。」也雲道：「這個不消吩咐。」

再說烏小喬容貌既麗，性格尤奇，但終日嬉遊，外面卻帶三分憨態，對於他的父兄淫縱之事，未免動情，自己卻有個擇木而栖的主意。從新年見過笑官，十分欣慕。近日哥哥娶親，他母親因他年小，不要他料理，他坐在房中呆想。也雲走來問道：「小姐想還沒有吃飯，我去拿來，吃了到園中頑去，呆呆兒坐著做什麼。」小喬道：「你可曾吃過飯麼？」也雲道：「我陪蘇少爺吃了。」小喬道：「他怎麼就這樣抬舉你，同你吃飯？」

也雲道：「蘇少爺人物風流，性情和順，天下男子裏頭也算數一數二的了。」又掩著口說道：「小姐不曉得，他比我們還柔媚些。」小喬紅著臉道：「呆丫頭，不要太狂了！」也雲帶著笑拿了飯來，小喬吃了一碗，對鏡掠了鬢雲，攜著也雲的手，徑往後園。

慢慢的行至閣邊，也雲說：「小姐且在閣中暫坐，我落了一根簪子，去尋了來。」小喬點頭，一手扶著梅樹，一手往上摘那小小的青梅。樹枝扳到屋邊，笑官早已看見，忙走出來說道：「烏姐姐，不要扎了手，我來替姐姐摘幾顆罷。」小喬驀然聽見，也覺一驚，回頭見是笑官，便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原來蘇家哥哥在此。」意欲轉身。笑官扯他進閣，小喬並不作聲，只是憨憨的笑。笑官即將他抱至裏邊，置諸膝上，盈盈嬌小，弱不勝衣。因擁至榻前，如此如此。小喬初還憨笑，繼則攢眉，他最不曉得這事有這般苦楚。笑官亦憐惜再三，溫存萬態，草草成章。卻好也雲走進，笑官叫他好好扶小姐回房，自己也便出外。

晚上與也雲計較，悄悄地開了後門，至黃昏人靜，竟到他閨中，三人暢敘。

次日迎娶之期，這一班幫閑人都到，把笑官鬧了出去。晚上花轎進門，一樣的參神拜祖、撒帳挑巾，直鬧到三更，方纔客散安寢。那邊一對新人，拿出兩般舊物；這裏四條玉臂，擁著一個情郎。這河泊所府中，頗為熱鬧。

無奈歡娛未久，離別突來。過了三朝，素馨出房，見過公姑。必元因笑官是溫家至戚，敦請相見。笑官倒也罷了，這素馨的一種羞慚，卻是西江難洗。岱雲只道是新人故態，那知別有根由。裏邊正在見禮之時，只見家人稟說：「赫大人衙門馬大爺要見。」必元出去一會，進來對歸氏道：「蘇世兄不是外人，有事不妨商酌。方纔馬大爺披著紅、拿著一千銀子，說關部聞得我家小喬容貌，要聘他為二夫人，事成之後，還許我兼署盈庫事務，我已含糊答應。此事你須主張。」歸氏道：「這也沒甚不好，不過，小喬還年小些。」笑官聽了此言，吃驚不小，忙插口道：「世妹閨中待字，豈少望族清門？海關以妾媵相加，似為太過，況千金也非難事，老伯還要三思。」必元道：「我原未必甘心，只因這關部性子不好，所以勉強應他。」笑官見話不投機，只得辭出，暗暗的教也雲約小喬晚上至園中商議。誰知也雲去不多時，小喬已從書房後門進來，淚痕滿面，縱體入懷，哭道：「小妹雖則癡頑，承哥哥軀愛，前日之事，非哥哥強逼妹子，實是妹子心上願依，為妾為婢，都是甘心的。今關部以勢焰相逼，父親貪利賣兒，這是甯死不軒，望哥哥設法救奴則個。」笑官也淒然下淚道：「這是我私情，教我怎生設法？且事生倉卒，尤難挽回。方纔略說數言，我看老伯是一定不依的。只索你且從權，我們再圖後會罷。」小喬大怒道：「始勒終棄，已非君子之居心，況式好方新，便出此等不情之語，奴恨有目無珠，君寧問心不愧？奴即一死以報從前錯愛之情。」言畢，跳出懷中，以頭觸柱。笑官忙一把抱住，再三的賠不是，安慰他道：「有我在，你且放心，晚上定有計較。」

也雲已嚇得呆了，恐怕有人撞見，忙做好做歹的扯他，自後門出去。笑官擔著一腔愁悶，心上就像千百個胡蜂攢來攢去的一般。

不多時，必元進來，告訴笑官道：「方纔的話，小弟實屬沒法，只得應允，定于初十日過禮。弟弄了這個苦缺，實在轉運不

來，將來署了盈庫，就可奉還世兄之項了。」笑官料道事已難挽，只得說道：「銀錢小事，老伯倒也不必提起。任于明早告辭回家，預先稟過。」必元道：「暫住幾天，候小女出門，然後回府罷。」

笑官道：「已經住久了，明早一定要回去的。」必元去後，笑官無情無緒的等到更深，也雲走來道：「今晚不必進去了，小姐自到這裏來。我看他那樣兒，像是斷不肯到關部去的。少爺須要狠狠的勸他回心，萬一鬧起事來，恐怕大家不便。我做夢也不曉得他有這等烈性，若早曉得，最不敢撮合此事了。」

約到三更時候，小喬也不晚妝，烏雲亂挽，粉頰餘惑，淚人兒的一般走來。笑官忙替他拭去淚痕，摟著他勸道：「妹子是知書識字的，那破鏡重圓的故事，古今很多，務必權時過去，待我慢慢的設法救你出來，斷斷不可執一之見。」小喬道：「我也沒有樂昌公主的福分，那侯門似海，去了怎麼還想出來？我也曉得哥哥實是出于無奈，不敢怪你薄情，只是從今夜相見以後，妹子的魂靈永遠跟著哥哥罷了。」笑官道：「那個斷使不得！」

這不是你愛我，并且是你害我了。」小喬道：「怎麼我死了就害起你來？」笑官道：「那海關的威勢，那個不知，你若為我喪身，他難道不要柑明原故？這也雲又熬不起刑法，萬一說出真情，豈非『因奸致死』，送我一條性命？我爹爹單生我一人，妹妹須要憐念。」那也雲也哭告道：「奴家伏侍小姐，並不敢得罪，求小姐救奴殘命罷！」左勸右勸，勸得小喬有三分轉意，說道：「奴為著哥哥強顏受勒，不知哥哥有何妙計，可以使奴再見哥哥？」笑官道：「昆侖押衙之輩，世上不少其人，我拼著幾萬銀子，散財結客，或者有個機緣，只是水中撈月之想，妹妹還須忍耐二三年。」小喬道：「苟可重逢，兩三年也還不久，只怕奴家命薄，不能伏侍哥哥，你我還須望天拜禱。」真個二人拜祝了一回。笑官取腰間所掛瑛璧，拿在手中，祝道：「我與喬妹妹如果後會有期，此璧擲地碎為兩塊；若是此後無緣，則此璧零星碎散，望賜靈應。」說畢，即用力擲下，卻好好的分為兩半。笑官大喜，將一半自己繫著，一半付與小喬，說道：「此即你我之鏡，妹妹珍重收藏。」又吩咐也雲道：「小姐若進海關，你須同去伏侍，還好不時勸解，將來我另眼相看。」也雲跪下道：「奴蒙少爺軒愛，自當勉效微勞，日後還求少爺收用。」笑官扶起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解衣就枕，歡少惑多。正是：

今夜今時別，傷心欲斷腸。

巫岫雲阻處，那復見襄王。

請問，這赫關差雖是驕淫，如何便曉得烏家有女？卻也有個原故。從前那個老舉阿錢，被必元打了一頓，心上很不耐煩，後來選入海關，因老赫問他廣中的美女，他就把烏小喬說得天花亂墜，竭力保舉一番。老赫那裏曉得屬官之女不可為妾的理，便與家人馬伯樂商量。馬伯樂逢君之惡，一力擔當。假如烏必元果能強項，也好正言厲色，明白開導一場，老赫又管你不著，難道怕他來硬摘了木戳、斫了腦袋不成？無奈這勢利小人，就是海關不要，他也巴不得自己獻出，況且有人來說了一聲，自然雙手奉送。這樣看起來，不是做書的格外生枝，半是岱雲的果報，半是必元自己無恥。

老赫收拾了幾間院子，到了日期，一頂小轎、四盞官燈，把小喬抬進。老赫已是半酣，醉眼朦朧的一看：眉分新月，眼合秋水汪汪；臉似夭桃，頰帶露珠點點。纖腰一搦，輕盈掌上之珍；蓮瓣雙鉤，綽約雲中之步。豈是巫山窈窕，行雨纔來；應憐出水芙蓉，污泳著惱。雖覺淚容慘淡，偏教媚態橫生。

老赫贊道：「果然與眾不同！」眾姬擁入香房，那也雲卻一步不離的伺候，暗暗告訴小喬道：「小姐已經破身，停刻須要仔細照應，不可使他看出破綻纔好。」小喬是拼死之人，不過為著姓蘇的暫活，那裏聽他的這些言語。一會兒，老赫進來，眾姬退出。也雲上前磕了頭，老赫道：「你是向來伺候新姨的麼？」

也雲道：「小的是烏老爺新近挑來伺候的。」老赫道：「這老烏很會巴結，你且出去罷。」也雲帶上房門自去。老赫揚起帳子，小喬卻和衣睡下，扯他起來。小喬自知難免，只得寬下衣服朝裏而睡。老赫趁著酒興，扳將轉來，賈勇而上。小喬覺得他身上粗糙，也不甚理他，誰知玉杵乍投，花房欲烈，急將兩手支撐。老赫那管死活，一往狼藉，直至綠慘紅愁，方纔雲收雨止。

一窗紅日，老赫纔肯起身。那伺候的丫頭、姬妾早已擁進一群，老赫吩咐小心伏侍，叫小喬新姨，班列品姬之下。自己踱了出來，走至書廳坐下。跟班呈上一個稟帖，老赫拆開看去：惠州汕尾口書辦董材跪稟大人鈞座前：稟者，小的于嘉靖十二年十月，充當汕尾口書辦，于去年十一月交卸，共該解額稅銀十三萬五千二百四十三兩三錢一分，陸續解過銀十二萬四千九百四十二兩，餘該解銀一萬零三百零一兩三錢一分。即奉差催，于本年二月廿八日趨辦齊集，廿九日在陸豐縣僉批起解。

三月初四日，至海豐縣羊蹄嶺左側，陡遇洋匪五十餘人蜂擁前來，手持刀銃器械，搶劫餉銀及行李等物。陸豐縣添差及夫役人等，均各駭散。小的現被刀傷左臂。竊思洋匪肆掠，以至商賈畏縮不前，正額稅銀每多缺數，乃膽敢橫行內地，劫去餉銀，罪惡已極。

伏乞大人咨明撫、提二憲，發檄各營會剿，以完國課，以慰商民。除赴海豐縣報明嚴緝外，理合據實稟明。

老赫看完，躊躇了一會，叫門上問話。那包進才已伺候多時了，老赫把稟帖遞與他看，說道：「這事怎處？」進才回道：「據小的想來，這事還未知真假。那董材于去年更換口書的時候，拿著二千銀子希圖留辦，因老爺不依，換了人。這一萬多銀子是他向來虧空的。就算被劫是真，也要著他先自填補，待拿住洋匪，再給還他，並沒有豁免的理。」老赫點頭，即提筆批道：「汝于去年十一月卸事，所該未完餉項，何得于今年二月始行起解，其中寧無弊飾？稅餉正供，自當先行賠補。除咨撫檄營擒拿外，著委員碣石胡同知，枋明起解處有無情弊，並將董材鎖解來轅，勒限追比。」寫畢，即付包進才發出，又吩咐把烏必元兼署了盈庫大使事。

話說那惠州八口，乃是烏墩、甲子、油尾、神泉、碣石、靖海、淺澳、墩頭，各口設立書辦，徵收貨稅。這油尾口書辦董材，他原姓施，即施延年的父親，溫鹽商的襟丈，浙紹人氏。

自初在廣充當埠商，娶了家小後，因有了虧空，被連臺遞解回籍。他因戀著粵中，做些手腳，改姓鑽謀。這口書辦向例一年一換，都要用銀子謀幹的，油尾的缺，向來是三千花邊錢一年，包進才改了四千，所以被高才捷足者奪去。施材已十分失意，又平地起了這個風波，當日被惠防軍民府的差人，鎖拿解省，再三央差人先到自己家中，設席款待。他曉得這項銀子定要繳償，歷年寄回家中也有一二萬之數，所以不甚著急，只不過歎息數年辛苦。因與兒子延年商議，陸續賠繳。誰料延年因有了這掙錢的父親，天天浪費，嫖賭吃喝，丟得精光，家中止剩得一二千金。施材這驚不小，與兒子鬧了一場，叫他竭力挪湊，自己卻跟著差人赴轅，投文靜候。

少停，老赫升堂，先論他一個自不小心的罪名，迎風便是三十毛板，吩咐道：「據胡同知替你分說，沒有什麼情弊，我姑饒了你死罪，但國課正供不能刻緩，限你十日償清，三日一比。」施才磕頭謝了下來。

到了第三日，將家中所有，湊滿三千，支離免打。第二限上，延年將他母親、妹子的首飾衣服，及自己的幾個箱子典當一空，僅湊得一千三百銀子。海關因過了六日，所徵不敷一半，又重重的三十竹片。施材打了出來，著實把兒子痛罵，延年也無計可施，回來各處求親告友。看官聽說，患難之時，何曾見有什麼親友？況且延年父子向來不近好人，所以笑他的頗多，幫他的卻沒有。喜得廣省粗直，不比江浙地方刁滑，延年跑了一日，還是溫商幫了二百銀子。延年只得將房子變賣，另租幾間小房居住，又將三個丫頭及家夥什物換銀。到了限上，整整的二千銀子交付父親，說明此事，又道：「此外再無打算的了，父親須要設法求免纔好，究竟不是我們自己吞吃的銀子。」這施材到了十日，償過六千多銀子，老赫倒還人心，又轉限十日。

這包進才因索詐不遂，著實挑唆，又打了幾板。施材雖是個浪蕩之人，卻也向來受用，何嘗經過官刑。兒子又躲得影都不見。央人寄信回去尋他，卻好家中母女因無食用，也央人到此尋覓。

施材歎了口氣，對那人說道：「煩你回去告訴他母女二人，各尋生路罷，我是照應不來的了。」幸得海關無甚牢獄，這施材雖鎖了頸項，還是散手散腳的。到了晚上，痛哭了一場，解帶自縊。明早，報了關部。老赫將看守差人打了一頓，吩咐：「發與那屍

親收殮，所該餘欠，注在無著項下，拿住強盜再處。」

延年也打聽了消息，跑來號叫了一番，聲言到督撫處去喊冤。

這少不更事的人，懂得什麼？看見有人勸他，他就生了勒詐之念。正在爭論喧嚷，早到了南海縣。知縣錢勞將屍首驗過。海關家人稟明：「因虧空正供，情極自縊的。」這錢太爺叫上延年，說他以屍訛詐，尖尖的打了二十，假意要著他身上追徵餘銀，嚇得延年磕頭哀告，方纔著他具了甘結，抬屍首回去。這錢公卻是包進才著人請來的，後來自然謝他，不必絮及。

延年領了父親屍首回家，母女慟哭一場。只是四壁蕭然，不要說棺槨衣衾一毫無措，已是絕糧一日，延年又是兩腿棒瘡，坐著喊痛，小霞只得將頭上一根簪子謝了抬屍的人。看了這帶傷的死人，真是有冤莫訴。思想要去借貸，那前日的光景可知；叫延年再到溫家，私自求他妹子，那延年說道：「他家又不欠你什麼，好意幫了你二百銀子，你到夜裏偷瓜，只揀軟的。我是沒有這副老面皮。」左思右想，再無別法。這五月天氣，受傷的屍首又漸漸發起脹來。思量唯有賣了女兒，纔能入殮。

且看下回。